

叶 曙 明



军



阀

花城出版社



Just  
5/1  
1966

叶曙明

军

阀

031966

花城出版社

# 军 阀

叶曙明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插页 340,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520册

书号: 10261·955

标准书号: ISBN 7—5380—0034—0/I·33

平装定价: 3.50元

## 内 容 提 要

20世纪初的中国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北方有直、皖、奉三系鼎足而立，南方有粤、桂、滇三系互争雄长。自古乱世出英豪。在日渐衰落的北洋集团中，以儒将自诩的吴佩孚峨然崛起，他东征西讨，驰骋天下，几乎战无不胜，但这并没有能够挽救北洋政府的覆灭，而他自己最终也以悲剧收场；在南方，以理想主义者孙文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地方军阀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却屡屡遭致挫败。直至孙文逝世后，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最后率领北伐军打败北洋集团，统一了全中国。

本书生动、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军阀集团之间的政治倾轧和军事混争，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笔触忠实，行文晓畅，故事情节纷繁，人物个性鲜明，有很强的可读性。

## 目 录

### 第一部 傀儡总统

第一章	群龙无首 .....	2
第二章	“把总统府变成猪圈” .....	9
第三章	复辟 .....	29
第四章	“我相信还没有结束” .....	43
第五章	三湘风云 .....	54
第六章	战乎？和乎？ .....	68
第七章	三百罗汉 .....	82

### 第二部 和平时期的战争

第八章	政变和暗杀 .....	94
第九章	失败之辱 .....	102
第十章	和平的幻影 .....	111

第十一章	撤防北归	125
第十二章	“那么，只有战争”	141
第十三章	大西南	153

### 第三部 我武惟扬

第十四章	暗流	166
第十五章	内哄	177
第十六章	傀儡复出	195

### 第四部 叛乱

第十七章	“一切为了北伐”	208
第十八章	叛变，国无宁日	220
第十九章	江防之变	237
第二十章	一群乌合之众	250

### 第五部 法统重光

第二十一章	对峙	270
第二十二章	内阁危机	293
第二十三章	暗无天日	308

## 第六部 大风起兮

- 第二十四章 “为本党找一条出路”……………326
- 第二十五章 内忧外患……………342
- 第二十六章 历史性的10月22日……………361
- 第二十七章 “和平……奋斗……救中国”……………376
- 第二十八章 孤独的日子……………389

## 第七部 昏昏浊世，谁主沉浮

- 第二十九章 恶兆……………400
- 第三十章 无望的努力，难逃的劫数……………422
- 第三十一章 决战和崩溃的时刻……………439
- 第三十二章 分裂与合流……………452
- 第三十三章 “一切危机都会过去”……………467
- 第三十四章 一统垂裳……………479

第一部  
傀儡总统



## 第一章 群龙无首

民国5年（1916）6月6日。

清晨，在阴霾郁积的东方泛起了一抹紫光，它开始是模糊的，象孤独迟疑的影子，出现在静静的长天。然后慢慢扩展，形成两条紫带，从东方伸向南北，又绕向西方，把北京城环抱起来。

这种蔚为壮观的奇景，仿佛在人们心头点燃了一团寒冷的火焰，一团缓缓燃烧的悲哀的火焰。

北京——这座古老的通都大邑，虽然潜藏着重重危机，但在街头，依然可以看见无数的饭馆、露天市场、代写书信摊子、说书场子、古董集市和沿街奔驰的人力车以及铃声丁当的骆驼队。人们照旧满街闲逛、打糠灯、跟小贩讨价还价。

在靠近皇城的长安街、南北河沿和城内各大胡同，分布着一座座峻宇雕墙的深院大宅，这里居住着主宰长江以北政局的权贵和官僚们。

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宁静当中却正酝酿着一场变动，一场关系着北洋集团生死存亡的剧烈的变动。

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大总统袁世凯已经病危了。

也许，与这个消息最息息相关的，是一直在东厂胡同闲居的副总统黎元洪。因为当洪宪帝制闹得乌烟瘴气时，他从政治舞台上悄然引退，在这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给国民的印象颇为良好。况且，不管是根据民国初年的旧《约法》，还是后来袁世凯为

了实现帝制而颁布的新《约法》，他都有可能在袁世凯之后继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这位58岁的副总统，这时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透过窗户呆呆地望着天空，望着那道飘忽明灭的紫光。在他胖胖的、缺乏表情的脸上，留着一抹浓密的八字胡，看上去象一个温和的老板，而不象政治家。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每一次历史大转折的时候，他都被某种偶然的外力投射到舞台的中心。

现在，这样的时候又来到了。

黎元洪仿佛心事重重地站起来，走到门边，抚着门框倾听，没有什么动静。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又蹙回书房重新坐下。

他派出去探听消息的金永炎至今还未有回音。从隔壁传来令人烦闷的稀里哗啦的麻将声。

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叮叮”直响。黎元洪猛地抬起头，茫然四顾，好象不知道声音从何而来。然后有点慌乱地伸手抓起话筒。在一阵幽幽沙沙的电流干扰声中，传来了金永炎激动的嗓音：

“黎公吗？我是永炎，他完了……总统死了……我是说袁大总统死了！”

黎元洪感到一阵晕眩，忙用手扶住桌角。

“死了吗？……他真的死了吗？”

“千真万确。就在刚才，10点40分，他在春藕斋咽气了。”

黎元洪睁着无神的眼睛，望望窗外，天色与往日似无多大区别，院子里那株香椿树依然在微风中抖着绿叶，墙头停着一二只小鸟，低头啄理羽毛，然后比翼飞去。一切景色皆是旧观，即使从太太房中传出来的麻将声，也与昨日没有两样。但中国就要在这沉静中发生巨变了吗？黎元洪感觉茫然。

“喂喂，黎公，现在公府乱得很。袁大头临死时派了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和张镇芳四个人为顾命大臣。将来总统由谁继任，大约也是由这四人决定。我得到陆军部活动一下。”

“好，好，你去吧……”

黎元洪把电话挂上，颓然跌坐在太师椅里，两腿发软，冷汗涔涔，一阵前所未有的空虚感蓦地横上心头。也许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过去他对自己前途所作的种种盘算、设想，昨天还好象很遥远，遥远得好象永远不会到来，而现在却一下子迫在眉睫了。他必须马上行动。但怎么行动呢？从何入手呢？他又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这才发现自己对“行动”原来竟毫无准备。

尽管在那几个小时里，他还是不断地安慰自己，根据《约法》规定，只有他才是唯一合法的总统继承人，但同时他又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约法》，实在还不及半个排的士兵更能说明问题。袁世凯死了，这就意味着北洋派群龙无首。谁会成为他们的领袖呢？黎元洪首先想到了三个人：参谋总长王士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他们早就有“北洋三杰”之称。尤其段、冯，手握重兵，气势逼人，当初连袁世凯都惧怕他们三分，难道他们就会唯唯诺诺，把一纸《约法》奉为金书铁券吗？

黎元洪感到前途茫茫，不觉忧从中来。

在决定继任总统的四人会议上，气氛显得相当紧张。段祺瑞始终正襟危坐，一声不吭，在那张颧骨高耸的脸上布满了寒霜。王士珍微含冷笑，注视着墙上的字画若有所思。徐世昌、张镇芳虽别有心事，却装出满有兴致的神气低头品茶。

这四个人刚从袁世凯的灵堂祭奠出来，立刻就在离春藕斋不到一箭之地的怀仁堂为继任总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然而，由于在这四个人当中，张镇芳的资历不足，而王士珍又一向淡泊功名，所以，会议的主角并不是他们，而是另外那两个人。

袁世凯在临死时留下了三个继承人的名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必须在这三者中择其一。因此，作为两个当事人，徐世昌和段祺瑞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似隐似现的敌对情绪。

会议开了一个小时，竟没有一个人开腔。徐世昌知道，如果再这么僵持下去，局面更难收拾。这个私塾先生出身的“退耕老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是清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对官场中进退之机当然深为熟悉。于是，他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这就是老官僚的圆滑之处。

“今天大家都很沉痛，”他轻轻咳嗽了一下，用单调无味的腔调说，“大总统去世了，北洋派群龙无首。我们只有携手并肩，同舟共济，方能渡过难关，使大总统创下的这点家业能发扬光大。为了表示诚意，我声明我个人决不当总统。”

张镇芳吃惊地看着他，王士珍依然微微冷笑，而段祺瑞的脸色却蓦地涨得通红。

“至于芝泉和黄陂\*，当然啰，论资历、才干、魄力，芝泉都在黄陂之上。不过，目前南北分裂，如果不选黄陂而选别人，南方的护国军就通不过，南北和平就无法实现。黄陂虽不是北洋派

---

\* 段祺瑞字芝泉，合肥人，亦称段合肥；黎元洪字宋卿，黄陂人，亦称黎黄陂。

的人，但他当了总统就得留在北京。这和北洋派的人当总统，也只是鲁卫之政而已。”

徐世昌呷了口茶，然后转向段祺瑞：“当然啰，这不过是老夫的野人献曝，最后还是要取决于总理。”

屋内一片沉寂。段祺瑞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桌上的茶杯，嘴唇紧抿，脸色铁青，活象一尊石像。过了许久，才冷冷地迸出一句：“很好！”

北京城处于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中。

在袁世凯去世以前，由于对国家政体的主张不同，北洋派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裂的征兆；现在，唯一能够在表面上驾驭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的人物一死，便有一批激烈的皖系军官站出来，决心拥戴段祺瑞为总统。他们控制了陆军部、参谋总部、步军统领衙门和北京警备司令部。声言准备劫持任何——除老段以外——想当总统的人。黎元洪的军事幕僚金永炎刚踏入陆军部的大门，便被这批满脑子造反情绪的军官扣押起来，完全不容分说。

然而，在东厂胡同，黎元洪对此却一无所知，他还暗自埋怨金永炎连电话也不再打回来。直到下午，段祺瑞和教育总长张国淦拜访了他，把四人会议的决定转告这位新任总统。然后，一支武装较为精良的总统卫队便进驻了这条胡同。虽然这次见面非常尴尬，段祺瑞始终一言不发，眉宇间流露出愤懑、郁悒的神色，但黎元洪还是感到浑身轻松，因为他再一次“坐享其成”。\*

段祺瑞在东厂胡同只呆了几分钟，便匆匆赶回总理办公室

---

\* 辛亥革命时，黎元洪以非革命党身份，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就是一次坐享其成。

去了。

张国淦则继续留在那儿替新总统料理事务。下午4点35分，黎元洪忽然心血来潮，想去公府转转。被张国淦劝阻了，他说：“今天公府不办公。”其实，他知道自从政府公布了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外面的街道便变得很不安全了，到处有骚动的迹象。

晚饭以后，城内行人寥落，深蓝色的天空显出了一颗颗凄清的星星。当天夜里，沙滩、府右街和南长街一带的居民，都听见街上有一阵阵急驰而过的马蹄声。大家紧闭院门，不敢外出。但也有人从窗户朝外窥视过，他们看见了一把把闪亮的刺刀。

午夜时分，一批高级军官带着卫兵包围了国务院，企图说服段祺瑞推翻那道委任总统的命令。

与此同时，另一批连正式手续都等不及的中级军官则率领自己的部属直奔东厂胡同。黎元洪坐在客厅里，听见从远处传来纷沓的脚步声和吆喝声。最初他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张国淦：“外头在吵什么？好象来了很多人。”张国淦回答：“大概是实行戒严的军队。”他一面说一面走了出去。黎元洪在他转身的一霎间瞥见了一丝焦急的神情，他突然明白了，这是军队在政变。

包围东厂胡同的是陆军政变军人，计划武装劫持黎元洪，迫使政府废黜这位总统。但他们却没有料到，总统卫队已先他们一步控制了这条胡同。在最后一刻，他们犹豫起来了，不敢贸然开火。

如果换了一位胆大妄为的长官，也许中国历史就会出现另外一些章节了。

然而，当张国淦来到胡同口时，双方还在那儿僵持。他便把军官唤来，训斥了一顿。那位军官唯唯诺诺，答应让他的士兵退

后一百公尺。实际上，这和取消政变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干这些危险的勾当，只能一鼓作气，若是稍一迟疑，斗志就会彻底瓦解。

张国淦注视着那些士兵朝黑暗中缓缓退去，枪刺的撞击声和喊喊喳喳的低语声终于被夜幕所吞没了。他转身吩咐卫队加强警戒，然后驱车前往国务院。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挤满了许多披挂整齐的高级将领。他们情绪激动，争论不休，帽上的羽饰看上去象是随风乱摆的芦苇丛。这些人大都是头脑简单的武夫，他们认为除了段祺瑞和徐世昌之外，没有任何人配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们不停地用“呸呸”的声音来表示对“南蛮子”的轻蔑和褻渎。

当张国淦进去时，段祺瑞正被这些军官团团围住。他满头大汗，两眼通红，腮帮子直打颤，活象一个神经快要崩溃的病人。张国淦踮起脚尖，向他招手示意，段祺瑞立刻推开众人，把他领入一间侧室。

“今天晚上好象所有军队都动起来了。”张国淦说。

“是的，他们要赶走黎胡子。”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现在的意外已经太多了！”段祺瑞愤激地说。张国淦一时猜不透他指的是黎元洪继任总统，还是军队的反叛。

“以目前这种形势看来，副总统还是尽快正位为好。”张国淦劝段祺瑞，既然已经同意黎元洪当总统了，还不如索性痛快一点，“也省得外人说北洋派小家子气。”

“就让他明天举行就职典礼吧。”段祺瑞脸上露出不胜厌恶的表情。

“这边不会有问题吗？”张国淦指了指门外，试探地问。

“这边的情形有我管！我姓段的说要姓黎的，就决不会出尔反尔。无论天大的事，我姓段的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不过，他姓黎的也不要太知足！”

段祺瑞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他那矮小的身材立刻被一片芦苇丛所淹没了。

张国淦知道，只要段祺瑞的态度不变，军方就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于是，他先打了一个电话到东厂胡同，把这里的情况告知黎元洪，使他那颗七上八下的心安定下来。然后，他便驱车到外交、财政、交通三部总长家中逐一拜访，劝说他们支持新总统。

到天色渐明的时候，金永炎从陆军部释放出来了。

街上平静如常，昨晚闹了一个通宵的军队，现在忽然杳无踪迹，就象鬼魂似的，一听见鸡啼，便各归洞府，蛰伏将息去了。

上午10点，当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举行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时，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上前握手致贺。人们在他俩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相似的疲倦神情。然而，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略微点了点头而已。

那些了解内幕的人：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 第二章 “把总统府变成猪圈”

自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在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就露出了格格不入的端倪。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九个月，事



情便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人们往往感到奇怪，为什么黎元洪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对军方的专横跋扈却熟视无睹。尽管他一上台就挑选了亲美的伍廷芳博士担任外交总长，但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军人却把持了北方多数省份的督军位置。

民国3年（1914），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即宣布中立。但是，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欧洲的震波还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这片古老的远东大陆。8月，日本军在青岛登陆，对这里的德国人发动进攻。\*

这时，在政府中已经有人提议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战团了，他就是当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

到了民国6年（1917），由于美国放弃了中立，因此，不仅军方，也开始有一部分文职官员介入了主战派的行列。要求对德绝交的呼声甚嚣尘上。

3月1日，已经改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到府学胡同的段公馆求谒国务总理。段祺瑞正和一名雇回来的棋手下棋。他让客人在前厅等候，然后趿着一对拖鞋“踢踏、踢踏”地出来相见。

这位52岁的总理，在官场上混了20多年，却依然还是那么懒懒散散、邋邋遑遑，头发蓬乱，衣服的胸口敞开，神情疲倦，面带病容，这和他严厉、暴躁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任何人在一见之下，都会感到他的古怪和苍老。

“你来啦，有什么事吗？”他问这句话时，只抬了抬眼皮，并没有改变那种模糊、阴沉、毫无生气的表情。

---

\* 青岛是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